

袁珂神话论集

袁珂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分类号	49.82083
著者号	Y891
登录号	32461

B932-53

袁珂神话论集

袁珂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成都

考古所图书馆



Z0032461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陆文璧

封面设计:冯先洁

版式插图:冯先洁

责任印制:张 凡

袁珂神话论集

袁珂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瓦州彩印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页 33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5614-1426-9/I·196 定价:20.00 元



袁珂同志近影

目 次

从积累、钻研到写作(代序)	(1—8)
《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	(9—18)
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	(19—25)
论《山海经》的神话性质——兼与罗永麟教授商榷··	(26—42)
《山海经》中有关少数民族的神话	(43—62)
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	(63—71)
再论广义神话	(72—85)
前万物有灵论时期的神话	(86—93)
原始思维与活物论神话	(94—116)
广义神话与模糊学	(117—123)
中国神话发展的途径	(124—140)
中国神话的源与流	(141—150)
中国神话研究的范围	(151—161)

神话传说与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	(162—183)
试论神话空间的三界	(184—200)
仙话——中国神话的一个分枝	(201—217)
彭祖长寿的神话和仙话	(218—227)
孔子与神话及民间传说塑造的孔子形象	(228—240)
《庄子》的神话和寓言	(241—250)
《西游记》散论	(251—264)
巨人——齐鲁神话与仙话的艺术概括	(265—274)
白族“望夫云”神话阐释	(275—281)
《上古神话纵横谈》序	(282—285)
日译本《中国神话选译百题》序	(286—287)
《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序	(288)
《世界神话词典》序	(289—291)
《中国影戏》序	(292—296)
《中国神话故事大全》序	(297—300)
读《梦兆与神话》致作者	(301—303)
《中国现代作家神话作品精选》序	(304—308)
《神秘的白石崇拜》序	(309—313)
《盘古之神》序	(314—319)
《中国神话新论》序	(320—323)
白安妮博士译《中国神话导读》序	(324—327)
《插图本世纪神话大系》序	(328—329)
评两篇嫦娥奔月的神话论文	(330—338)
《楚辞与神话》读后	

——兼论《天问》“启棘宾商”四语的正诂	(339—344)
比较神话学运用的丰硕成果	
——读萧兵关于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的一部新著	
.....	(345—351)
谨严有序的创世神话论著	
——读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	(352—355)
《格萨尔王传》的性质——与萧崇素同志商榷	(356—361)
喜读《神农架〈黑暗传〉》	(362—364)
探讨有益——答武世珍同志	(365—371)
《探讨有益》续篇——与武世珍同志再商榷	(372—380)
《九歌》十神说质疑	(381—384)
读《中国少数民族神话》	(385—392)
科学的探讨 系统的研究	
——评介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通论》	(393—400)
怎样读中国古代神话	(401—407)
碑陶镶嵌的古瓶	(408—410)
尾生与秋胡	(411—413)
[附录]	
近年来的中国神话研究	(414—420)
填海·追日——四十三年研究神话的经历	(421—426)
后记	(427—429)

从积累、钻研到写作(代序)

有些报刊的报导称我为“神话专家”，其实说也惭愧，充其量我只能算上半个专家，而我这个半个专家，也是经过由杂家的途径曲折艰辛地转变而来的。我青年时期颇致力于文艺，兴趣很广，凡是文艺所有的体裁，莫不想涉笔试试，试验的结果，自然都不很成功。读书也是如此，杂观泛览，任是什么书籍，到手便读，不加选择，也不知道怎样去选择。这种“学者”和文艺爱好者，自然是非常浮浅，用不着去讳饰。不过读书、写作勤奋，倒是实在的。我想大多数爱好学习和写作的青年，在没有得到某种使他事业目标逐渐趋向明确的机缘以前，都会有和我相同或类似的经历。这也用不着担忧害怕，虽然无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但在走弯路的过程中，便也是对知识的自然积累，对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自然选择。

你学过《荀子》中的《劝学篇》吗？不管学过与否，我劝你重新仔细地学它一学。《劝学篇》实在是各种学科“治学之道”的精要的概括。它的基本精神便在积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又说，“真积力久则入（于学）”：说的都是一个“积”字。积累应当说是做学问的基础，没有积累，任何学问也做不起来。而积累，又可分为自然积累和有意识地积累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多数学者都经

历过,而我所经历的前一个阶段特别长,就是古人所说的“为学漫无所归”的自然式的积累。不过后来跟从许寿裳先生学习,受了许先生的诱导,才逐渐把探讨研究的目标,集中到古典小说这方面来,进一步又再集中到小说的鼻祖神话这方面来。到此为止我终身探讨研究的道路才算是初步确定了。但也仅仅是初步,从解放前数年到解放后近十年的长时期中,我都还在神话研究和一般文艺写作二者之间徘徊。有时想兼顾,而实践证明兼顾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所选择,那就是说,要在“鱼”与“熊掌”之间定出取舍。最后,我终于选取了神话的“熊掌”,而舍弃了一般文艺的“鱼”。《劝学篇》说:“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实践使我逐渐悟出这个道理,因此最后毅然将主攻方向从一般文艺写作转移到神话这方面来。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转移是非常艰苦和困难的,因为即使不会被认为是反动,也会被认为是白专的标志。然而凭着我对神话的热爱和对神话研究的信念,终于还是转移过来了。这个转移对我以后在中国神话研究整理工作方面能作出一些成绩,有一些微薄的贡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取舍”是一个对立统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没有取当然便无所谓舍,没有舍也便不能有所取。要舍掉一些事物,才能选取一些事物。人的才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要在浩瀚的学术渊海中勾取性之所近的一釜一鬲,以为探究考察之需,就不能不舍渊海而仅取此一釜一鬲;虽然在探究考察时还得让它联系着渊海。如果不懂得这“取”和“舍”的辩证关系,不能量才而取,量力而行,那么其结果无非是“望洋兴叹”,或者终于是一无所获。虽然按照各人的才力和受到锻炼以后才力增进系数大小的不同,有些人所取所获的多些,有些人少些,但必须及早认定研究的目标,向着这个目标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地前行。

当我确定以中国神话作为终身研究的目标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割舍了一些东西,不再来“十八般武艺”的那一套了。《庄子·养

生主》说，庖丁解牛，“所见无非牛者”；我既选定了研究神话的目标，以后所言所写，也就无非神话了。

前面说过为学之道主要在于知识的积累，认定目标前所学所为大都靠自然积累，认定目标后就须靠有意识的积累了。中国神话由于材料散碎，尤其须靠有意识的积累才能把大量零散的材料从各种古书中逐渐钩稽出来，进行联系、比较、鉴别、研究，“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进一步从事写作。这种工作，我先是用笔记本，后来感到笔记本检查起来不方便，又才改用卡片，果然觉得便利许多，因为卡片可分可合，可以抽换，可以补充。但假如是上图图书馆，笔记本还是得随身携带着。以卡片作主力军，笔记本作后备军，这样积累资料，就比较完备、也比较方便了。像这样有意识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便使我的视野逐渐扩大，探讨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广义神话”问题的提出，就是从资料的积累和工作的实践中发现出来的。虽然还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定论，但至少可以提供给学者们对神话的性质、界说等作进一步探索的参考。

积累资料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研究思考、加深认识的过程。但真要提笔为文，从事撰述的时候，对先前一些仿佛了解的东西，还得重新思考、仔细探究。既不能标新立异、务为怪论，但也须力避不动脑筋，因袭旧说，仅以平实稳健为能事。做学问总需得有一点革新的精神，有一点自己的创见和发明。读者读了你的书籍或文章，多少才能有所收获。这就需要钻研，需要将所获的资料排比综合，反复思考，连类而及，从中悟出道理。还要不惮麻烦，寻检查证核实。这就需要有专注的精神。专者钻也，专家其实可以命名为钻家，只要你钻了进去，自然会逼得你废寝忘食、清心寡欲，而不是装模作样。如果钻不进去，要装也是装不起来的。《荀子·劝学篇》说：“螾（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就是对于这种钻研精神最好的描绘和歌颂。而且还向人们指出，虽柔弱如蚯蚓那样的小生物，只要它肯钻研不息，也能有

所成就、有所收获。

“心之官则思”，“行成于思毁于随”，对于钻研说来，这些都是古人所作的很好的铭言。确实，对学问的任何问题，都不要轻易放过，要用脑筋好好地想它一想。二十多年前当我尝试着注释《山海经》的《海经》这部分的时候，“山海经”的这个“经”字一下子可把我愣住了。一般把这个“经”字当作“经典”解释，先前我也以为就是“经典”，没有仔细去想。现在临到要注释此书，联想到《五藏山经》中所说的“《南山经》之首……”、“《南次二经》之首……”等，总觉得杆格不入，不是滋味，不符合古人著书的体例。先秦时代的人，大都质朴谦逊，以为书籍只不过是集体智慧经验的总结，写了书甚至连书名都不题，如《老子》书只题作“上下篇”，其它诸子，大都也是后人收集整理而成，初未题书名。就是儒家的经典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直到太史公作《史记》时，也都尚未称“经”。但何以《史记·大宛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山海经》又单独称了“经”呢？这且不奇，所奇在《山海经》作者本身的文章中，开头就自称他所著的书为“经”：“《南山经》之首曰鵠山……”、“《南次二经》之首曰柢山……”，等等，大言不惭，成何体统。为了弄清这个字的含义，我作了许多查考，最后得出结论，《山海经》的“经”字的含义，是“经历”而非“经典”（详见《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一注①），犹之《水经》的“经”，也只是“经历”而非“经典”；书名不错，书中自称为“经”的“经”，却是后人为了要尊此书为经典而妄将“经”字加上去的。删去“经”字，“南山之首曰鵠山……”、“南次二山之首曰 山……”，等等，就简单明了，豁然贯通，而且也立言得体了。发现了这个“经”字的妄加，连带更发现《经》中其它多处篡改的痕迹，我都一一予以校正说明。自以为这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经过钻研以后的求实。它对我不久以前所作的《山海经校译》工作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然后说到写作。一部稍有份量的著作的完成，真是艰辛万状，

良非易事。此中甘苦，只有过来人知道，难于缕述，也用不着缕述出来烦渎观听。且略总结出几条带共通性质的“经验”，以作读者的参考和借鉴。

其一，是要量体裁衣。要就自己所写著作或作品的内容、性质以及所掌握的材料裁制衣服，材料不足当然还可以补充，但总要做到长短适中，大小合度。这看来似乎轻而易举，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初学撰著而又有点才气的写作者，一来总是好大喜功，裁制偏于宏博，使衣大于体，即匡臃肿不堪。曾经有一位青年学者，正着手撰写一部《山海经集传》，说是已经完成大半了，全书完成，字数将达一百五十万，寄来《西山经》部分稿子请我看，厚厚一大摞，字数已有十多万，真是洋洋壮观。但一看内容，浮词冗语极多，连铜、铁等无须注释的常见矿物，也要不惮其烦地从《矿物学辞典》里抄上一两段填充在著作中。偶有精粹的材料，独到的见解，都被淹没在这些浮泛的东西当中了。当时我就知道他的这部“巨著”很容易和读者见面，曾经去信劝他删繁就简，将字数约制在三十万以内，或者能够有些用处。他来信表示首肯，说他爱人正是持此见解，但是接近“木已成舟”的东西，删削改制起来也大非易事。以后便与他失去联系，其书也未见出版。时间精力的浪费，真是可惜。我幸而未走他的道路，1950年我出的简本《中国古代神话》，只有七八万字，后来增补修订为三十万字，现在又作了补充订正，易名为《中国神话传说》，字数扩充到六十万了，然而却是在三十多年当中，进行三级跳远，逐步扩充发展起来的，不是骤然膨胀，所以似乎还能站住脚。得了他的教训，我撰著时就更加小心谨慎了。1963年写《山海经海经新释》，只从神话角度立论，不及其它，到完成此书十三卷时，似乎已经够详博了，然而也只得二十万字，还是博中有约。出版时应古籍出版社请求，又加注了《山海经》的《五藏山经》部分，成《山经束释》，约十万字，和前书合并起来，总称《山海经校注》。《山经》正文的字数虽比《海经》多一倍有余，而注释却只有

《海经》注释字数的一半。何以会有这种畸形的现象呢？因为《山经》所叙，偏于山川地理、动植矿物，恰是我不熟悉的，非我所长。我仍只能从神话角度立论，而疏略其它。“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扬长避短”，遵照古人的明训而成此书，看来虽有所偏，于体制也还相宜，因为多少展现了神话的《山海经》的特色——这或者可以算是“量体裁衣”吧。

其二，要不问时需也须应时需。我研究神话，撰写著作，大都抱着“闭门造车”的态度，埋头做去，不管外界需求的情况如何。如果从商业的观点看，这叫做“信息不通”，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学问毕竟不是商业。学问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开拓，只要你能在荆棘荒芜中，不怕险阻，不畏困难，走自己的道路，开拓出一片领域来，哪怕只是一小片，这种学问，总归是会有用处的。如果单凭信息灵通，趁热门，赶浪头，仗着点小才小智，弄出些很应时需的东西来，这种东西恐怕也单薄脆弱，不能经久，昙花一现，用处不大。“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曾经这么慨叹过，勉人要做“为己”的“古之学者”。所谓“为己”者，意即真正做学问，而不是为自己；倒是那看行情涨落、窥市场盈虚的“为人”者，才是真正的为自己。我因性情迂执，交游不广，埋头写作，不管需求，自然略近“古之学者”。这种态度，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不急功近利，躁切从事，保证了著作的某些质量。但凡事都宜一分为二看，太拘执任性，不管需求，也会使人走弯路、吃苦头，事倍功半，或竟事与愿违。《古神话选释》就是一个走弯路、吃苦头的具体例子。出版社起初只要求一部简单加注释的《古神话选》，字数有十五六万，可以应高中或大学低年级文化程度读者需要即足。照出版社的这种要求，半年时间已够。但是工作起来，执拗的牛脾气又发作了，以为单是选注还不够，还要在注释后面加以解说，这就涉及到对所选神话材料的初步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算是自讨苦吃。出版社勉强同意，因政治运动以及其它事故，写作断断续续拖了两年多才将初稿完成，

成书三十万字。出版社为审此稿费时费力，又迁延了两三年，待到校样排出，又遇十年动乱，一搁浅就是十多年，吉凶未保，存亡未卜。几番悬心，幸而乱后校样还在。又经增补修订，终于才在1979年出版与读者见面，1982年又重印一次。倘使当时能分两步走，先照出版社要求，将选注编出，待出版之后，再另找时机，加以解说，就会简单省事得多。看来适应外界的需求也不可全废。《山海经校注》就是总结了一些经验，顺应要求，作了《束释》。结果效果还不错，受到读者的欢迎，扩大了影响。三年当中，印刷两次，精、平装本共六万多册，是这类书籍中印量较大的。

其三，要排除内在和外在一切干扰，认定目标，龟勉以赴，不达目的，势不休止。做学者是难的，做一个条件较差的东方式的学者尤其艰难。我不愿太多叙写自己辛苦的经历，我知道我的同行中辛苦更甚于我者还大有人在。我只略说一下我在开始编写《中国神话辞典》（现名《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时期的情况。那是1972年，正值十年动乱后期。“五七战士”们刚从干校回来，大家都在忙于学习，忙于革命高谈，而我却躲在家里编写《神话辞典》，其不合时宜也可知。后来成立了文学研究室，我的任务是去研究样板戏，研究“英雄人物”怎样与“走资派”作斗争，而我仍编写《辞典》如故，三番五次和领导闹别扭，其处境的困难又可知。家里出了病人，卡片盒子被掀翻了，得花上半天工夫去清理；眼镜忽然不见了，得去寻找眼镜；自来水笔被当作武器收缴了，得另去配购水笔；有时正在查阅的工具书，也会忽然被劫夺，就只暂时望桌兴叹，停工待料。至于家庭生活的紊乱，院子里邻居纠纷的吵嚷，又其余事。这些尚属外部的干扰。论到内部的干扰，则是心境的暗淡和寂寞，一时看不见“此路可通”的明光。一切文学艺术乃至学术都被统治在严威的八部样板戏中了，压得透不过气来，遑论神话！几番中断《辞典》的编写工作，又奋然提起笔来。还是早年的信念占了上风；相信不管道路有多少曲折，美好

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产生于原始社会、精神和未来社会息息相通的古代神话,决不会被淹没,它终将要发扬光大的,我的微薄的努力也决不至于白费。即使生前不能眼见其成,到生命終了的那一天,我也要立下遗嘱,将《辞典》全部资料卡片捐献给科学院,让科学院的同志去继续研究,成我未竟之志。“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我虽然绝说不上有什么“赫赫之功”,但靠了排除内外界干扰的努力,终于坚持工作,挺过了那段最艰难、最动荡不安的日子,到了小康的今天,完成了此书的编写,还完成了先前有志要完成而未完成的其它一些工作,如《山海经校译》的撰著和《中国神话传说》的增补扩充等等。《荀子》所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其此之谓乎?我的才能短浅,力气尚佳;奉劝才能短浅如我的青年朋友,要从锻炼中努力增加一些力气,然后尽自己的才力,去研究一些学问,得出一定成果。



《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

—

《山海经》是一部多学科性质的书，虽然只有三万一千多字，但却包罗宏富，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以外，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宗教、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医药、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海洋学……等等，被称为是古代人们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正是由于它在正统人士的眼光中看来驳杂不纯，又被浓厚的神怪色彩笼罩着，因此曾经给过去的目录学者造成分类上的困难。《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山海经》列在数术略的形法类，让它和《宫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等书在一起，迹近巫术迷信。《隋书·经籍志》发现这种分类不妥，因此书多论山川地理，又把它改列在史部的地理类。到《宋史·艺文志》，又改列它在子部的五行类，近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到清代初年纪昀修《四库全书》，又把它改列在子部的小说家类。《提要》述改列的理由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未为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耳”。最后的这种分类，我

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怪”就是《四库提要》所谓的“神怪”，它的含义约略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神话，《山海经》自然无疑是我国古往今来记述神话故事书籍的鼻祖，所以列之于小说类还是较列之于形法、地理等类为适宜。

此书既然是记述神话的书籍，但何以又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呢？这，我们就得从神话本身的涵义去作更深入的理解。原来原始人的神话观念和我们现代人的神话观念是有差别的。现代人的神话观念大都只是从审美的、文学艺术的角度这方面去理解，而原始人类由于在生产劳动中手和脑的反复运用，促使头脑逐步发展，从物我难分的混沌状态中脱离出来，开始用一种原始思维方式探索世界的奥秘，使所见所闻所思的一切，都带上一层神话（宗教）的色彩。这种原始思维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神话思维。由此而在原始人群中传述的种种带有神话（宗教）色彩的文化历史知识，我们便叫它做“神话”。《山海经》这部书，基本上反应了原始神话的本来面貌，所以它是神话与各种文化历史知识杂糅、具有多学科性质的书籍。

鲁迅先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中国小说史略》），又说“巫以记神事”（《汉文学史纲要》），联系到原始时代神话和宗教关系密切的情况看，《山海经》记载了那么多属于宗教、神话方面的事物，“巫书”的推论确实是眼光独到、具有真知灼见的，古代的巫，掌握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不能以后世专门从事迷信活动诈骗钱财的端公道士之流衡之，《国语·楚语》记“绝地天通”以前“民神杂糅”情况说：“家为巫史”，“巫史”连文，可知在原始时代，是以巫职而兼史职的。而古代“史”的概念，却是相当宽广，“六经皆史”（章学诚语），一切文化历史知识都算在里面，所以鲁迅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是看准了这种情况而发言的，并且一点也没有贬低它